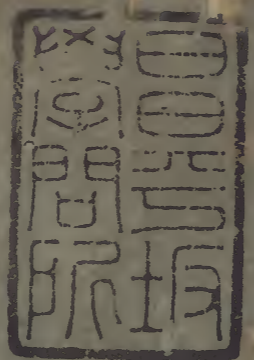


漢隱叢話後集  
 自才二十七  
 至才三十四



漢書門類		一四七六號	八二函	一二冊
------	--	-------	-----	-----

內閣文庫		一四七九	三六三
------	--	------	-----

菅溪

內閣文庫		漢	11476
冊數	12	(11)	
函號	363	91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七

東坡

二

淺學文庫

復齋謾錄云古樂府張中見稚子班云惟當渡弱水不怯  
 如舉箭毛處約稚子班云能使如舉踞相迎巧笑開蓋用  
 粟大夫更耳而黃朝英湘素雜記迺謂東坡錯用如舉事  
 故云不向如舉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々蓋兼古樂府之  
 誤耳若潘安仁射雉賦云昔粟氏之如舉試解顏之一笑  
 山谷南園記云可盡記子之言我將銳之南國之石他日  
 御以如舉雖不獲雉尚期一笑哉若二公真得傳意  
 復齋謾錄云魏國夫人夜遊園詩當時亦笑張廉華不知  
 門外韓擒虎蓋全用小杜臺城曲兩句云門外韓擒虎樓  
 頭張廉華凡此取陳後主張貴妃名廉華尤見罷幸隋遣  
 韓擒虎平陳後主與廉華俱收今之坡詩皆誤作潘廉華



遂致黃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為誤蓋彼不記小杜詩也  
藝苑雌黃云前漢藝遂傳有令民種一百本薤五十本葱  
之說和限縫詩云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木三百壘則  
誤以一百本為五十本矣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文言曹  
操之罪云特置發兵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  
遊聖女山詩云縱令司馬能鏹石奈有中郎解摸金則誤  
以校尉為中郎矣盧氏雜說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曰處  
分厨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以謂蒸鵝鴨良久就食  
每人前粟米飯一盃爛蒸胡芦一枚贈陳季常詩曰不見  
盧慎慎雪詩押簷字一聯云敗復尚存東郭指毛花又舞  
謫仙簷東郭指毛用雪夏出史記滑稽傳謫仙簷蓋取李  
太白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簷者即無雪夏矣贈王才直  
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誰不愛其語之

工然南史孔德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  
曰欲為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陳蕃即笙  
歌之說次韻滕元發等詩云坐看青丘吞澤芥自慙黃潦  
薦溪蘋按子虛賦云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雲夢者  
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蒂芥刺鯁也非草芥之芥西湖詩  
亦有青丘已吞雲夢芥之說皆非也谷庵銘云孔公之堂  
名虛白蘓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  
曰谷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知其白守其黑為  
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然則知白守黑不可謂  
之名曰谷也又詩中言宋廣平為鐵心夏仲御為木腸亦  
皆与本處不合

復齋謾錄云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七八里間仁宗  
時陳道士所修葺花木亭臺回時遊客不絕東坡詩所謂



玉仙洪福花如海是也。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李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書：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与為友，然無裹飯之憂。莊子書又載：子輿、子來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來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方知裹飯者子輿，子來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為誤。觀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飢。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裹裳触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添園吏，書之存雄辯。然其失自退之矣。

藝苑雜錄云：老杜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山谷題劉將軍畫鵝詩，還似山陰書罷，羣驅向王家。而前輩詩又有鵝費羲之墨，書罷籠鵝去。數紙尚可博白鵝。山陰不見換鵝經，白鵝曾換右軍書。皆不斥言所書者何經。西清詩話載李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為

寫黃庭換白鵝。攷之晉史，逸少所寫乃道德經，非黃庭也。木白蓋誤用此。攷此觀梅聖俞謝宋元憲贈鵝詩：曾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与江湖去，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亭者。寫黃庭聖俞此語，豈亦木白之誤歟。又觀白氏六帖所載，亦言黃庭經，則古人誤用此。攷非獨木白為然也。苕溪漁隱曰：呂居仁寄朱希真詩云：主人鵝可換，更為寫黃庭。亦泐襲誤用也。

東觀餘論云：世傳黃庭經為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貞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公，使作隸字，馮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黃氏。以傳孔默。後為王與先竊寫，以度江飄流。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晉穆帝外平五年卒，是年歲



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與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遂  
少預書之又案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懷村養鵝道士  
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綠素早辨而無人能書府  
君若能自屈為書道德經兩章便令群以奉於是羲之便  
停半日為寫畢携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為寫道  
德經當舉群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即  
黃庭非遂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遂少有各  
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吉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  
啓在著真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  
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為国宝遂誤以為遂少書李太白詠  
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訪應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  
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  
庭豈非覺其誤歟苒溪漁隱曰世傳黃庭經樂毅論遺教

經蘭亭序皆為王會稽書余觀諸公評論各有區別今悉  
著于篇蓋欲知其是否耳永祿云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  
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  
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藏此本數世矣世傳  
平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乎曾直云黃庭經王氏  
父子書皆不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既刊缺亦  
難辨真偽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勝  
徐浩書也二公雖不明言黃庭經為王會稽書然亦疑似  
其語蓋牽於世俗之傳故尔永祿云樂毅論石在高紳學  
士家紳死好愛者往今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秘藏漸為  
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家而富人家失火遂  
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金石錄云集古錄言樂毅論石已  
焚之非也元祐間故即官趙諫常挈石隨行已断裂用木



匣貯之沈存中云王羲之書曰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  
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  
是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  
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云公主以偽本易之元不曾入塋  
本朝藏高紳字士家皇祐中紳之子安世為錢唐主簿樂  
毅論猶在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猶有一海字者是  
也後十餘年安世在蘓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安世  
死不知所在或云稷州一富家得之今樂毅論皆其摹本  
也魯直云樂毅論曰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  
有人復刻此新石又摹傳失真多矣其完書者是國初翰林  
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弟非  
無福氣但病在韻耳觀此則樂毅論時所珍愛如此但曰  
本今難得耳永祿云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世

寫經手所書耳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休皆類此第其  
精爽不同耳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  
行敦皆與二人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  
也然其字亦可羨予瞻云跋公言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  
言觀之信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不解辨况數  
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真偽難矣顧筆畫精穩自可  
為師法魯直云遺教經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書黃  
庭堅曰吾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耳清勁方重  
蓋度越蕭于雲數等項見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  
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則諸公之論如此  
其遺教經非王會稽書審矣永祿云蘭亭修禊序世所傳  
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教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弥  
遠然時人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傳其一二邪想其真



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溫  
諸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  
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 太宗時搜訪所得  
集以為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有法帖  
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子瞻云  
唐太宗訪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文以玉匣葬  
昭陵世無復見故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云蘭亭垂紙入昭  
陵世間遺蹟猶龍騰魯直云王右軍楔飲序草號稱最得  
意書宋初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  
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葉成字之焚蕩之  
餘卒不存一水即晚出其妙蹟惟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  
之所以大宋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  
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又云蘭亭

叙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  
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一會其  
妙處耳余性亦嗜古刻所得蘭亭序亦數本肥瘦不同並  
存之聊為佳玩洪慶善頃為憲江左以黃庭經樂毅論見  
遺殘缺過半云得之鄱陽余觀祕閣續帖有此二刻皆完  
好無一字殘缺則知此為旧本矣

藝苑雜錄云古人詩押字或有語顛倒而於理無害者如  
韓退之以參差為差參以玲瓏為瓏玲是也此觀王逢原  
有孔融詩云虛云坐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黃魯直  
有和荆公西太一宮六言詩云啜羹義不如放麋樂羊終愧  
巴西按後漢史有脂習而無習脂有秦西巴而无巴西豈  
二公之誤耶漢皋詩話云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之羅  
圖畫之圖毛羽之毛白黑之白之類方可縱橫唯韓愈孟



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語後人亦難倣效若不  
學矩步而學奔逸誠恐麟鳳草木山川之句紛然矣  
復齋謾錄云韓子蒼言作語不可大熟亦須令生近人論  
文一味忌語生往々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舍用青山  
綠水對野草閑花此一字太熟故易以雲山烟水此深知  
詩病者予然後知陳無已所謂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  
毋弱寧僻無俗之語為可信

許彥周詩話云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  
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以  
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之善誘人也

復齋謾錄云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晚往迓其暇置  
酒相勞各舉為文穆父得僦俱鎮除南軍節度使制首句  
云勤勞王家出入幕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僦

俱起於王家也

師友談記云東坡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曰伏  
其儿而襲其裳豈惟孔子學其書而載其帽未是蘓公蓋  
當時士大夫例東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痕同言之  
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僂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為戲者  
一僂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僂曰何也曰汝不見  
吾頭上子瞻乎上為解頰顧公久之

藝苑雜錄曰予與潘伯龍食榧子乃言諸處榧皆不及玉  
山者予方悟東坡詩有彼羞玉山果察為金盤實之語恐  
是上饒玉山懸潘云玉山地名在婺之東陽縣所生榧子  
香脆與他處迥殊故集韻榧字注云木名有實出東陽諸  
郡而本草榧子實注亦云今出東陽諸郡  
東坡云無復靜坐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



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効。既無反惡。又有藥錢。此方人々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首溪漁隱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閑之日多。固能知靜坐之味矣。第尚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无好湯使多嚙不下也。

若溪漁隱曰。吳真澤國也。春夏之交。地尤卑濕。仍多文蚋。子瞻作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窓飛豹脚。雨餘欄楯上蝸牛。真紀實也。旧說。秦州西溪濱海多蚊。范文正為監鹽。題詩云。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莫要向前程。想与吳真同患也。

龜山語錄云。曰論蘓明允衡書權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々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

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才以用兵為事。只見搔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崇虛名而受實弊乎。亦必有道矣。首溪漁隱曰。龜山謂老蘇為荆公所薄。余觀張安道作老蘇墓表。老蘇亦自鄙荆公。蓋道不同。不相為謀。宜其矛盾如此。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類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政陽脩亦已善之。勸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吊之。先生独不往。作辨其論一篇。當時見者多不為然。曰嘻。其矣。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



復其言乃信

苕溪漁隱曰。顯吳江三賢堂內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二  
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  
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  
彈其一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曰。此綠鴨有異。善人  
言。適將獻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宮禁。信然。  
厚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  
其名。遊道場山。何山詩云。白水田頭向行路。小溪深處是  
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汪彦章何山何  
氏書堂記云。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兼。以何氏為晉何楷  
。掌讀書此山。後為吳真太守。以其居為寺。而名其山。  
許康周詩話云。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辭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

眼力不知人遠上溪橋。東坡送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壠  
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七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八

東坡三

東坡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筋。南都撥心麪。作槐芽。溫淘糝。以裹。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其真庖人斫松江鮪。鱠繼以庐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鬪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茗溪漁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又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褊佳人纏臂金。寒具乃捻頭也。出刘禹錫佳話。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詩云。香似龍涎。仍釀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南汝金。蘼。贈。輕比東坡玉糝羹。



上厓錄云兩學公厨例於三八課試日設別饌春秋炊餅  
夏冷淘冬饅頭而饅頭尤有名士人得之往轉送親識詢  
前輩云元豐初神廟留神學校嘗恐飲食菲薄未足以  
養士一日有旨下學取學生食以進其日食饅頭神廟  
親嘗之曰朕以此養士可無愧矣自是飲食稍豐潔而饅  
頭遂知名

唐子西語錄云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爭  
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万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  
可得也

苕溪漁隱曰赤壁後賦云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  
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  
夢二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  
樂乎問其姓名悅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

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悟此賦所言  
適有孤鶴橫江東來中言夢二道士羽衣翩躚未言疇昔  
之夜飛鳴而過我者前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言二矣  
余嘗見陸遠畫赤壁前後賦因以此詰之渠為之罔筆高  
道傳云天寶十三載重陽日明皇獵于沙苑雲間有孤鶴  
徊翔上親射之其鶴帶箭翥于西南衆極目久之不見益  
州城西有道觀徐佐卿嘗自稱青城山道士一歲凡三四  
至觀一日忽自外啟携一箭謂人曰吾行山中偶為此物  
所加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越明年箭主此年當付  
之復顯其時云十三載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見其  
箭命取閱之驚異之乃知沙苑所射之鶴即佐卿也此賦  
指道士為鶴心暗用此事

復齋謾錄云東坡謫居黃五年赤壁有巨鶴栖于喬木之



上後賦所謂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居是也韓子蒼  
靖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遊赤壁而鶻巢已亡作詩示  
何次仲云緩尋翠亦白沙遊更挽藤梢上夕頭豈有危巢  
尚栖鶻亦無陳迹但飛鷗經營二頃將飯老眷戀群山為  
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在江樓次仲和答云兒  
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真吐鳳五  
年江上不驚鷗蟹當見水人猶怒鶻有危巢孰敢留珍重  
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詩皆言鶻巢蓋推賦而  
云也

藝苑雌黃云古今文章中多言盧橘李白詩盧橘為秦樹  
蒲桃出漢宮宋之問詩芙蓉秦地沼盧橘漢家園又云冬  
花掃盧橘夏果摘楊梅戴旃倫詩盧橘花開楓葉裏而蔡  
君謨荔枝譜亦云道里遼絕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

皆不顯言盧橘為何物東坡集中言真覺院有洛花之時  
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作詩有魏花  
非老伴盧橘是鄉人之句蓋指盧橘為枇杷也故僧惠洪  
冷齋夜話載此意而筠溪甘露集中有掌盧橘一絕云皮  
似裨柿髮而剝核如龍眼味甘鮮蒲盤的皦如金彈叢手  
分葦憶去年此正謂枇杷然山谷以謂夔湘間有一種色  
黑而夏熟者疑其為盧橘則尚東坡之意相戾予葦攷之  
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鳧之所有盧橘焉夏熟  
吳錄曰朱光祿為建安庭有橘冬覆其樹春夏色變青黑  
味絕美上林賦曰盧橘夏熟近是也魏王花木志曰蜀土  
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  
亦名盧橘則盧橘似非枇杷故上林賦既言盧橘夏熟又  
言枇杷檉不應如此重復不知東坡何所據而言



復齋謾錄云唐子西季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檳榔柰厚朴則一物為二物矣然予觀張勃吳錄云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裘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張勃之說既如此則相如之賦殆未可以為失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云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惚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籥此帖乃右軍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東坡以為子敬帖誤矣韋應物答鄭騎曹青橘絕句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醕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應物嘗為蘓州刺史所言洞庭即太湖中洞庭山或云用洞庭湖橘洲事非也魯直謝檀君寄黃柑云色

深林表風霜下香著尊前指爪間書後合題三百顆頻隨驛使未應慳右軍又一帖云奉黃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魯直誤用為三百豫章集又載魯直語余往時賜書右軍帖中贈子黃柑三百者亦誤也右軍前一帖在賜書堂法帖中後一帖在刈次莊法帖中皆黑本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師定武和曹仲錫元日見寄云燕南異夏真堪紀三寸黃柑擘永嘉宋武帝子義康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之而以次者供御文帝嘗冬月噉其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其大供御者三寸見南史

復齋謾錄云去杭十五年復遊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其後又



有封丘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茗溪漁隱曰雪詩云紛紛兒女爭所似碧海長鯨君未掣用杜詩或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又云泥乾踏隱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踏鐵用杜詩腕促蹄高如踏鐵交河幾蹴曾冰裂書李公擇白石山房云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用杜詩不見李白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東坡嘗作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卷此詩雖言謫仙實指公擇以事尚姓皆同故也又濟南和公擇詩云弊裘羸馬古河濱野閣天低糝玉塵自笑食甄典屬國來換酒謫仙人為蘇

李也東坡作詩用甚親切類皆如此它人不及也

茗溪漁隱曰謁告絕句云心有何求遺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祇愁戲瓦閑童子却作冷々一水看豈見棧嚴經月光童子室中安禪俄有弟子窺窓觀室惟見清水徧在室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顧盼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尔時童子捷來我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即閉門入此水中除去瓦礫童子奉教我後出定身質如初古樂府云昔有行道入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中叟前置辭室內嫗廉醜故薄々酒云醜妻惡妾壽乃公用此意也次韵李邦直感旧云婉婉有時來入夢溫柔何日聽還御用退之旅宿夢婉婉之句溫柔鄉復見飛燕外傳

東坡云世之蓄其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



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  
病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大息  
苕溪漁隱曰東坡文集行於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備成  
二集詩文最多誠如所言真偽相半其後居世英家刊大  
字東坡前後集最為善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隨  
其出處古律詩相間繆誤絕少如御史府詩不欲傳之  
於世老人行題申王畫馬圖非其所作故皆無之後集乃  
後人所編惜乎不載和陶諸詩大為闕文也山谷亦有兩  
三集行於世惟大字豫章集并外集詩文最多其間不無  
真偽其後洪玉父別編豫章集李昉朱敦儒正是詩文雖  
少皆擇其精深者最為善本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蘓張之辯而為諫  
諍之術且云鄭公之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蘓張異  
者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為不然余讀鄭公出關詩云  
中原還逐鹿投筆復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  
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蕃鬱紆陟高  
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  
驚九折窻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李布無二諾侯嬴重  
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見此詩蓋識見  
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未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  
苕溪漁隱曰余讀三蘓文有諫論上下二篇其間云吾觀  
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  
說此所謂得其術者也其言止此而已復有乃云鄭公以  
蘓張之辨而為諫諍之術其所以與蘓張異者心正也諫  
論中初無此等語不知復有何從得之邪余觀諫論始是  
老蘓作格力辭旨可以見矣非東坡所作也



復齋謾錄云東坡初登第以書謝梅聖俞以示文忠公公  
答聖俞書略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  
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与子遊翁如  
退之臨翰立尚欲放子出一頭酒醒夢斷四十秋蓋叙書  
語也

文昌雜錄云余見光祿卿解賓王說登州每晴霽烟霧中  
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雜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市昔  
溪漁隱曰東坡言予聞登州海市久矣文老云常出於春  
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  
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云東方雲海空復  
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万象豈有貝闕藏珠宮  
心知所見皆幻影較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為  
我起整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夏驚倒百歲翁人間  
所見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  
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  
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負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  
已豐斜陽万里孤鳥沒但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  
用相与變滅隨東風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九

東坡四

東坡云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喜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佳春隨樊子一時飯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互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暮而夭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揔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秋歌扇舊因緣丹成遂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苕溪漁隱曰詩意佳絕善於為戲略去洞房之氣味翻為道人之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吃其佳麗塵俗哉

藝苑雌黃云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遊乞詞少遊作南歌子贈之云靄色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為清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飯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復齋謾錄云洛陽伽藍記言河間王有婢名曰朝雲善吹箎諸羌叛王今朝雲假為老嫗吹箎羌皆流涕復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然則名婢以朝雲不始於東坡也

苕溪漁隱曰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色脩竹北窓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卧虛窗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東坡此語清拔優於太白太率東坡每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先漱玉亭首句云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林  
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羨哉新堂成。及此秋  
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  
北隅。如渡月半弓。藤州江下夜起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  
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盤。此聊舉四五詩。其  
他甚衆。又栖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之  
句。此語尤精絕。他人道不到也。

復齋謾錄云。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其後得伯  
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  
橋。子弟得陳峽州馬臺石。爰而置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  
謂曰。斷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  
旁。予為子銘其唇。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有  
六。雙琥璣。三廉盧。帶鈎璆。秘瑾。琢杯水。蒼佩。螳螂帶。鈞佩。

刀柄。珎瑱拱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即  
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頌以時禁籟文。因潛磨去銘  
文。以授使者。於是包以衲褥。棲以髹匣。舁致京師。置之宣  
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從。葬龍眼。餘者咸取內府矣。東坡  
銘刻與伯時叙跋音雖有之。今乃亡去。而池亦歸天上。惜  
其本末不著。因存之。茗溪漢隱曰。洗玉池銘云。維伯時父  
吊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馬堆食。斂珎鍼祕。錯落其室。既獲  
拱竇。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  
則此銘固已叙其事矣。復齋以謂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  
何也。

茗溪漢隱曰。和道潛放。與詩云。况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  
人欺。子羨。尤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辰。子產帥車七百乘。  
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羨入數俘而出。注云。子羨。子產



也。坡詩用此。或云孟子所言有饋生莫於鄭子產校人烹之。疑非子羨。蓋不曾見此耳。

蘇子由鳳味石硯銘云。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味。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為研。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博曹頌蓋石之傑子。瞻方為易傳。日效於前。與有切焉。為之銘曰。陶土塗鑿崖石。玄之蠹頰之賦。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疑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祕藏。與有力。非相待。誰為出。茗溪漁隱曰。予為閩中漕幕。嘗被檄於北苑。修貢。蓋熟知其地矣。造茶堂之後。鳳凰山之麓。有一泉。覆以華屋。榜曰御泉。其廣三四尺。深五六尺。石甃其底。止留泉眼。特一小井耳。泉之東西二十餘步。間兩山回抱。各有小淺澗。水流出。其水皆可造茶。即無深水。瀦蓄。匪以為潭者。子由所言。味潭。其地初無之。又安得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為研乎。又云。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味。潭水則不成。此言愈誤也。子瞻亦云。建州鳳凰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研至美。如有膚理。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溢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為研。而求名於余。名之曰鳳味。又云。僕好用鳳味石。研然。議者異同。蓋少得真者。為黯黯灘石所亂耳。余於叢話前集。已辨鳳味。研非出於北苑。乃劔浦黯黯灘石。蘓氏伯仲為王頤所給。信以為然。故反以此灘石為亂真耳。茗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為研。故世所珍也。石雖多種。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為孔毅甫作龍尾研。



銘云。洪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此羅紋石也。又詩云。君不見。成都益手閬十眉。橫雲却月爭新竒。游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漢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迺來喪亂愁天公。謫向君家書硯中。小窓虛幌相嫵媚。今君曉夢生青紅。此眉子石也。汪彥章詩云。水蠶吐蚕抽銀忽。僊女鳴機號月窟。雲綃裂斷擲殘縑。淪入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泓容俗骨。故令玉質傲松腴。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絲石也。研譜云。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歙石其最可尚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是足過於端石矣。端溪石則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漬之無瑕。備

此四者乃為佳品也。李長吉詩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剝抱水含滿唇。暗灑萇弘冷血痕。劉夢得荅唐秀才贈紫石硯詩云。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玄。闕里廟中空舊物。閬方竈下豈天然。玉蠟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絳錦鮮。東坡銘云。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蓋言其發墨與滋潤也。研譜云。端石有鸚鵡眼為貴。眼石病也。余謂不然。若犀象之有文。皆物之竒也。烏得以病言之。舊見士人王亮佐所蓄端硯。其一眼正圓。大若茨實。青綠黃相重。其色鮮美。自外至心。凡六七重。誠為罕得也。惟端石乃有眼。流傳四方。以此為辨。若唐州紫石有絕佳者。與端石亂真。特以其無眼。故得以辨之。研譜又云。青州紫金石。文理麗亦不發墨。獨不云。唐州紫石蓋出於近歲。余嘗侍親之官合肥。合肥與唐鄧相去匪遙。



合肥

商人多販此紫石研來。因置得之。雖色澤可愛。然臆甚不發墨。計世間必多有此研。往今人皆以為端石矣。綠石出於洮河。研譜云。性悞不起墨。不耐久磨。山谷與文潛皆云。堅可磨刀劍。余未嘗見之。故莫能定其否也。山谷是從人覓綠石硯云。久聞岷石鴨頭綠。可磨桂溪龍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試飽霜秋兔毫。文潛和魯直惠洮河綠石冰壺硯詩云。洮河之石利劍刃。磨刀日解十二牛。千年虜地困沙礫。一日見寶來中州。黃子文章妙天下。獨駕八馬奔幢旒。平生筆墨萬金直。竒煤利翰盈篋收。誰持此研參几案。風濶近手寒生秋。已持投我棄不惜。副以清詩帛加璧。明窓試墨吐秀潤。端溪歙州無此色。銅雀臺瓦研以古物。而見貴於世。瓦色頗青。內平瑩。厚有及寸者。上多印工人姓氏。皆分隸書也。六一居士答謝景山遺古瓦研歌略云。

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苔紋半滅荒土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弊網各有用。誰使鑄鏡亞。與凹東坡作山谷銅雀硯銘云。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丘將復。為麟獲。潁濱遺老云。若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為硯。甚堅而澤。飯以遺余。為之銘。略云。士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挺。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金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為吾硯。明憲細氈。東觀餘論云。研譜言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余令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簞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



余硯錄云紅絲石出於青州黑山其理紅黃相參二色皆不甚深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其紋上下通徹勻布漬之以水則有滋液出於其間以手磨拭之久而黏著如膏若覆之以匣至閑時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有如雨露自得茲石而端歛之石皆置之巾衍不復視矣研譜云紅絲石硯者居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彦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彦猷甚奇此硯以為發墨不減端石東坡云唐彦猷以青州紅絲石為甲或惟堪作散盆蓋不見佳者今觀雲云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余今折衷此三說東坡之說與彦猷合而永叔之說太過余嘗見此石亦潤澤而不枯燥但堅滑不甚發墨彦猷知青社目首發其秘故著硯錄品題為第一蓋自奇其事也至永叔乃謂紅絲石硯須飲

之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若是則非研材矣因記談苑云徐鉉工篆隸好筆硯飯朝聞鄴人耕地時有得銅雀臺古瓦琢為硯甚佳會所親調補鄴令囑之經年尋得古瓦二絕厚大命工為二硯持飯而以授鉉得之喜即注水將試墨瓦瘞久燥甚得水即滲尽又注之隨竭有聲噴々焉鉉笑曰豈銅雀之渴乎終不可用與常瓦礫無異然則永叔之說無乃類此乎遜齋別覽云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以硯為首務謂紙筆墨皆可隨時搜索其可與終身俱者惟硯而已此語極當余以文房四譜徧尋初無此語惟硯錄云予生十五六歲即篤喜硯墨紙筆四者之好皆均若墨紙筆居常求之必得其精者但取用之不足至於可與終身獨斫而已則知遜齋所言為誤也東坡云阮生言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履吾有喜墨七十枚



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  
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  
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  
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曰非人磨  
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苕溪漁隱曰東坡前詩乃和  
舒教授觀所藏墨其略云世間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篋猶  
堪鄙一生當看幾兩屐定心肯為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  
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磨人併應未罄墨先耻  
又云吾蓄墨多矣其間數枚云是庭珪造雖形色異衆然  
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又陳履常云晁無斁  
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往於秦少游家見李也墨不為  
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  
拜云真庭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与此為二矣嗟

乎世不之奇之識者耳詩云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  
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羨於外非良質潘翁拜跪摩  
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不知至鑿無遁形王家舊物秦家  
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趣齋閑覽云唐末  
墨工李超與其子庭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  
南賜姓李氏庭珪始名庭邽其後改之故世有奚庭邽墨  
又有李庭珪墨或有作李庭邽字者偽也墨亦不精庭珪  
之弟庭寬庭寬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然  
皆不及庭珪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珪墨為染飾今人間  
所有皆其時餘物耳有貴族嘗誤遺一九於池中疑為水  
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焉乃今善水  
者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其人益寶藏之又  
東坡云潘谷作墨精妙難用高麗煤故詩云但徠無老老



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胞熟。万杵犀角盤。雙龍。余謂李墨既為雜得。則潘墨亦匪易求。然今世無二子。墨終不乞用。固不必愛奇也。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九

漢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

東坡五

菴山語錄云。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篤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子茅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救。時張安道致政在。南京乃慎然上疏。欲附南京。遶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怒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怒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其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間其故。東坡不荅。後子由亦見之云。亘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怒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怒。尔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与朝廷爭勝。尔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孝實。天下之奇才也。朝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救之。為此言耳。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亘為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



乃開端則是殺士夫自階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莫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止之吾溪漢隱曰東坡在御史獄吏問云雙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整龍知有無譏諷答云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亦為之一笑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受知於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况也後作以神廟挽詞云病馬空嘶極枯葵已法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祐間獲鬼章作告曰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天子寧有是哉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熙寧三年三月春殿榜韓康國呂惠

御初考阿時者皆在高等許直者皆在下等宋次道劉貢父覆考皆反之吳冲卿陳述古多從初考葉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冲卿等奏從初考李才元蘓子瞻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陸佃第三上舍陳相面讀均祖洽策擢祖洽第一又問他卷所在他者佃卷號也擢第三子瞻退擬進士對策而獻之且言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

吾溪漢隱曰唐昌觀玉蕊鶴林寺杜鵑二花在唐時為盛名聞天下玉蕊花猶有詞人賦詠唐百家詩選載王建詩云一樹籠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々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劇談錄云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蕊花甚凡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翫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練衣乘馬戔髻



雙鬟无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來馬迴謂女冠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皆見牽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僊之遊劉賓客有詩云玉女來看王樹花異香先引七雲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恠人間日易斜續仙傳云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正元中外國僧自天台鉢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此寺人或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花下俗傳花神也一日周宝謂殷七七曰鶴林寺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頃刻花此花能副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寺宿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蒼所命下司此花非久即皈闍苑今為道者開之來日寺僧訝花漸拆至九日爛熳後經兵火其花

遂亡信皈闍苑矣余求之唐人詩集亦無詠此花者惟東坡守錢唐觀善提寺南漪堂杜鵑花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皈闍苑西湖北湖又和述古冬日牡丹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秋花發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柝放春妍又云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皆用此故事也余嘗謂小說載事好為附會以聳動人觀听使讀之者忘倦每切疑之凡言花卉必須附會以婦人女子如玉藥花則言有仙女來遊杜鵑花則言有女子司之又據遺云蜀州郡閣有紅梅數株方盛開有二婦人高髻大袖倚欄而觀題詩於壁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伏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詩思清麗豈非神仙乎又龍城錄云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莫於松栢林間見美人淡粧



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叶酒家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歌舞師雄醉寢但覓風寒襲人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頽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凡此之類其言恠誕無可考據誠是虛撰不足信矣

藝苑雜錄曰維揚后土祠有瓊花潔白而香天下惟此一株故好夏者初亭於其側曰無雙韓魏公詩維揚一株花四海無同類蓋謂是也此觀晏元獻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后土廟玉蕊花圖詩序云此花因王禹偁更名瓊花按李善文選注瓊赤玉也蓋王之誤故晏集有拒霜花詩江城嘉號木芙蓉金蕊瓊房綻寒風又紅梅花詩巧綴瑠瓊絃色絲三千宮面宿燕脂又紅萼詩絳英瓊粒傲霜前冷落池臺亦自妍又泛壕至祁氏園詩素華皎霜雪紅

艷披瓊瓊皆注云瓊赤玉也其意蓋欲辨證世俗之謬按許慎說文亦以瓊為赤玉然瓊花之名至今不改豈其相承之久歟又王彥輔塵史云說文以瓊為赤玉此見人詠白物多用瓊退之雲詩云若非煇錫鷲定是屑瓊瑰又有今朝踏作瓊瑤跡為有詩仙鳳沼來等句將別有所稽耶豈用之不審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作惠州白鶴新居上梁文叙出居之趣蓋以文為戲自此老啓之也其後葉少蘊作石林谷草堂上梁文孫仲益作兩徐上梁文皆效其体格然不能無優劣矣余亦嘗效之有云春風兩足耕隴首之曉雲秋日斲肥釣波心之寒月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九月齊山登高云江涵秋景鴈初飛與客携壺上翠微又有詩煙深陪家寺殿葉暗相照獨佩



一壺遊秋毫泰山小東坡用其語作詩云明日南山春色  
動不知誰佩紫微壺以牧之曾作中書舍人故言紫微壺  
又牧之詩何如釣船雨蓬底臥秋江又憶奇安郡云平生  
睡足處雲夢澤南州一夜風欺竹連江雨送秋東坡用其  
語作詩云客睡不妨舡背雨又云平生睡足連江雨今日  
舟橫擘岸風

苕溪漢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惟幕為之世所  
未有也銘畧云乃作斯亭達楹梁鑿柄交設合散靡常  
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与水升降除地  
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咸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腫  
而趨無翼而翔敞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  
觀此銘則其製度亦可備見也子由亦云子瞻為汝陰守  
以幄為亭欲往即設不常其処名曰擇勝為作四言一章

輒愛其文故繼之略云我兄和仲塞則立柔視身如傳苟  
完不求山磐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賴尾甚  
清賴曲孔叟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近  
時吳傳明以東坡此銘改數字更為擇勝閣銘而書之不  
知者乃以為傳明作極可笑也

苕溪漢隱曰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辭力少而銳  
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自南  
遷以後詩全類于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  
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善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  
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  
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

苕溪漢隱曰東坡作膠西超然臺記其略云園之北因城  
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教意肆志焉南



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  
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適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  
淮陰之功而吊其不終此語蓋效習鑿齒之書其後汪彥  
章作京口月觀記又從而效之造語皆可喜也鑿齒與笏  
祕書云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懼情  
痛惻之哀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  
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鶻之聲北臨樊墟  
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  
友四睇莫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目移惆悵極多撫  
乘躊躇慨尔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  
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笏猶存星列滿目瑛々常流  
碌々凡士馬乏以感其方寸哉彥章月觀記云嘗與子四

顧而望之其東曰汝門鳴夷子皮之所從適也其西曰瓜  
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  
而居也江中之流則袒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  
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  
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  
四六談麈云東坡嶺外飯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  
万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觀字皆漢人語也又黃州謝復官表  
云一毫以上皆出於上恩累歲偷安有慙於公議秋毫皆  
帝力也用張教語苕溪漁隱曰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  
髣髴尚陳中丞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因其姓而  
用夏尤為中的  
苕溪漁隱曰次韵沈長官詩云莫道山中食无肉玉池清  
水自生肥天慶觀乳泉賦云鏘瓊佩之落谷灑玉池之生



肥澄迈驛通潮閣詩云香々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  
原伏波將軍廟碑云南望連山若有若无香々一髮耳皆  
兩用之其語怪奇蓋得意也

東坡云泗州大聖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曰世莫知其所  
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乃有何國余在  
惠州忽被命責儻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且語余曰  
此固前定無可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  
別沈向所往答云當與藕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  
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  
夢而知然予何人也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  
契乎茗溪漢隱曰黍稷有詩誌此事云臨淮大士亦無私  
應物長於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茗溪漢隱曰子由古史云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

首於劉項余按史記二世為趙高所殺子嬰立降漢王漢  
王以屬吏項王至斬之則授首於劉項者乃子嬰非二世  
也又云陸遜之於孫權高潁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  
王伯矣而伎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余按吳志  
陸遜上疏諫孫權不宣易太子權不聽因憤恚卒又按北  
史熹帝以高潁訕謗朝政誅之二人非孫權隋文所殺其  
抵牾如此子由譏司馬遷作史記淺近而不孛踈略而輕  
信故因遷之舊而作古史乃反若是寧不畏後人之譏乎



濤萬頃海少公峭拔予尋麓黃印蕭々日下鶴陳子峭々  
霜中竹秦文倩麗紆桃李晁論嶭崢走珠玉乃知人才各  
有所長雖蘓門不能兼全也  
復齋謾錄云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々  
歸与東坡所記蘓叔黨詩葉隨流水飯何處牛載寒鴉過



別村下句與張相合

東學雜錄云李廌方叔祭東坡文云道大不容才高見忌  
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漢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一

山谷上

山谷云八月十七日與諸生步自永安城入張寬夫園行  
月以金荷葉酌客有孫希敏善長笛連作數曲諸生曰  
今日之會樂矣不可以無述因作此曲記之又加點或  
以為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云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脩眉  
新綠桂影扶疎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万里青天嫦娥何  
處駕此一輪玉寒光零亂為人偏照醺醺年少隨我追涼  
晚城幽徑繞芳園森木共倒金荷家万里雖以樽前相屬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曲孫郎微笑坐來聲歎霜  
竹蒼溪漁隱曰山谷謂此詞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余故列  
東坡詞于左方大江東去浪淘尽千古風流人物故壘  
西邊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



堆雪江山如昼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  
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虜灰飛烟滅故國神遊  
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向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苕溪漢隱曰余號豫章先生傳云公嘗遊皖灊樂山谷寺  
石牛洞林泉因自号山谷道人天下皆称曰山谷而不  
名字以配東坡云

復齋謾錄云無已呼山谷為金華仙句題李白真伯詩金  
華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模藕養直詩亦云但見金  
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  
石室中其兄初起入山索之問曰羊何在初平曰羊近在  
初平曰羊近在山東叱令羊起於是白石皆起為羊後易  
姓為赤松子不知無已呼魯直為金華仙伯若取其曰姓

皇固非黃矣

復齋漫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号涪翁按益部耆曰  
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号涪翁然則涪翁之称古有  
之矣苕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云初父老不知何出常漁  
釣於涪水人因号涪翁復齋不取於此乃取益部耆曰傳  
以為異書邪

苕溪漢隱曰魯直以双井茶送孔常父云云魯直有煎点  
徑須炊綠珠一句周戲答云知公家亦闕掃除但有又君  
對相必政當為公乞如京作書遠寄宮亭湖錄異傳云序  
陵政明道款蠡以船中所有投湖中云以為礼積數年復  
適有數吏來候明云青洪君相邀且曰感公有礼且厚遺  
公願勿取独求如京耳明既見遂求如京云云者青洪君  
婢也明將歸所京取以數年大富谷增注大板作政陽明



東坡云。眼惡別枝。齒便嗽潔。治眼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民如曹<sup>奉</sup>之治郡。治軍如高鞅之治秦。此治本出專出之。呂氏童蒙訓云。作文必要悟入。知<sup>悟</sup>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也。如老蘇之於文。曾孟之於法。蓋盡此理矣。  
為溪漁隱曰。前輩說作之。多用古人名姓。理之。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用之。必何耳。不可執以為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sup>齊</sup>食薇瘦。接花云。雍也本梨子。仲由元鄙人。此至多用善也。此喻何害其為好句也。

冷翁<sup>坡</sup>活云。徐師川言。予於東坡山谷堂中三君子。但知敬畏者。然其癡。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也。其視死生如旦莫。不尔安。且為哉。而返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置不去。俯就之。

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更可遊。士之進退本未款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為累哉。堂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形之對日者。淡命。此皆顛倒也。吾故以笑之。

苕溪漁隱曰。曾孟少喜奉佛。遂作發願文云。今者對佛發大誓願。後今日。目盡未來世。不復媮飲酒食肉。設復為之。當墮地獄。為一切衆生代受其苦。可謂能堅忍者也。其後悉毀禁戒。無一能行者。於詩句中可見矣。以酒渴愛江清。作五詩。其一云。庾侯勸我酒。此亦雅所愛。中年剛削之。常摧作災恠。連臺盤拗倒。故人不相貸。誰能知許事。痛飲且一快。朝小<sup>德</sup>云。中年奉兒子。漫種老生涯。李<sup>詒</sup>轉春鳥。塗<sup>塗</sup>窓行。暮鴉歎。嗔王母。惜稍惠。女兄誇。解著<sup>替</sup>夫論。不妨無外家。謝榮緒割瘡見貽二首云。何處驚齋觸禍機。煩公遣



騎割鮮肥秋來多病新開肉枋飯矣道得解困二十餘年  
枯淡過病來筋下劇甘肥累然口腹為灾怪多去呼鷹雪  
打困傳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若戒之則誠雜筭節  
之則為易乃近於人情也

東昇雜錄云魯直嘲小德有學語春鶯啞書窓秋鴈斜後  
改曰孝詔嘯春鳥塗窓行莫鴉以是詩又不厭改也

苕溪漫隱曰題磨崖碑後詩云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  
踏逐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  
絕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  
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賞瓊裾詞諦觀詩意皆是  
言明皇末年夏余以唐史考之明皇幸蜀透居真慶宮李  
輔國迁之西內居甘露殿繼流高力士于巫州訖之南內  
誤矣又以元結本傳及元次山集考之但有時議三篇指

陳時務而已初無一言以及明皇肅宗父子間不知魯直  
所謂臣結春秋二三策者更別出何書也魯直以比配臣  
甫杜鵑再拜詩子義杜鵑詩正為明皇遷居西內而作則  
次山春秋二三策亦當如杜鵑詩有為而言若以昭議三  
篇為是則事無交涉乃誤用也或云魯直蓋用孟子吾於  
武成取二三策之語然於元結果何預焉如顏魯公湖州  
放生池碑載其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間  
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礼東坡謂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此乎  
孰謂公區々於放生哉此事若用之却為親切  
復齋漫錄云韓子<sup>文</sup>言張文潛集中載中真詩疑若秦少  
遊作不惟涪溪有少遊字刻兼詳味詩意亦似少遊語也  
此詩少遊號傑出第玉環奴血無人掃之句為病蓋李暹  
周詩云若逢山下是環上繫羅衣貴妃之死高力士以羅



中緼弓非死兵刃也。然余以杜詩有血污遊魂飯不食之語，亦指妃子。張蓋本杜耶？苕溪漢隱曰：余游苕溪，觀磨崖碑之側，有此詩刻石前云：讀中興頌，張耒文潛後之。秦觀少遊書當以刻石為正，不知子蒼亦何所從而言邪？

東學雜錄云：中興頌刻南崖石，鑑江之南，可北數里，草木人物毫髮畢見。僧云：昔有人鑿取去，行類馱夢山神，追取即載透龕，置崖上，但方二尺許，爾余偶余從者，洗其旁二丈餘，皆光瑩可鑑。僧驚云：須未見也。苕溪漢隱曰：吾鄉乳溪有崖石，亦不能鑑物，与苕溪崖石政相數。人因呼為石照，藉黃門葺題之云：雲開石照政新磨，鳥度猿攀野老過。忽見塵容應笑我，年來底事白鬚多。

苕溪漢隱曰：予官函中，見其風俗，呼父為郎，呼子為因，願况有詩云：郎官別園，別郎官及至黃泉，不巧在郎罷。

前乃知願况用此方言也。山谷送秦少章往餘杭，從蘓公詩：短衣兒啼真自樂，後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官前。唐子西詩：兒餒嗔郎官，皆用願况語也。復有謾景云：題子義浣花園云：鄰家有酒邀皆去，得意與鳥來相親。按世說：簡文入華林園，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翛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趣。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又贈晁無此詩：雞蘓胡麻田，渴羗不應亂我官。焙香按拾遺記：晉有羗人姚馥，字世芳，充園人，每醉中好言玉者，與之受，但言渴於酒，群輩呼為渴羗。

苕溪漢隱曰：真誥云：昔有傳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与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尽石穿，遂得神丹，乃昇太清。初觀伯時益馬詩：木穿



石盤未渠透，坐窓不遑令人瘦。即前事也。北史云：高歡  
在敕勒川，命斛律明月奏琵琶，作歌應詔曰：敕勒川，陰山  
下。天似穹庐，籠罩四野。天蒼々沙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故彭陽閔尚詩：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此語  
殊有所本也。筆談云：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  
初出于天長縣陂沃中，後轉入甕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  
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見之。予友人書翁在湖上，一  
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  
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  
不可正視，十余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如但見  
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陂中，杳々如日，古  
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虧月，災々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  
易嘗為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嘗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

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舟，數宵以  
待現，名其亭為玩珠。又文昌雜錄云：禮部李使節詔秘書  
少監孫華老莊居在高郵，新開湖邊，一夕陰晦，莊客報湖  
中珠見，與數同人行，小阜徑中，至水際，見微有光，秋俄而  
光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蚌蛤，如芦席大，一殼浮  
水上，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舟子飛小艇競逐之，終不  
可及。既遠，乃沒，如呈孫華老詩：三甕社湖中有明月，淮南  
草木借光輝，如應剖蚌登王府，不若含沙弄夕霏。華老又  
是高郵人，用此事以擬之，大為切當。  
復齋謾錄云：自賀方山為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  
詩以紀之。及謫宣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峰百嶂，  
迴路天黯淡，知人去曉，別吾家黃林度，弟兄華髮，回山脩  
水異日同歸處。楊蓋飲散長亭莫，別語丁寧不成句，已斷



離腸知幾許。水村山館酒醒無寐。滴尽空階雨。山谷和云。  
烟中一線來。路極目送。飯鴻去。一曲陽關雲不度。山胡  
聲轉子規言語。正在愁人處。別恨朝朝。運魯魯。憶我當筵  
醉。狂句度水。字雲心已許。晚年光景小窓南浦。共捲西山  
雨。洪覺範和云。綠槐烟柳長亭路。恨取。分離去。日永如  
年愁難度。高城回首。莫雲遮。盡目斷人何處。解鞍旅舍天  
將莫。暗憶丁寧千萬句。一寸危腸憶幾許。薄衾孤枕夢回  
人靜。徹曉漾。雨。

復翁謾錄云。唐朱奩喜陳懿老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  
十二憶。苦心無閑暇。今日見玉色。迺知山谷五更歸。多三  
百日一日思親十二暇。句取此。

茗溪漁隱曰。水仙花詩云。借水開花自一奇。水沉為骨玉  
為肌。晴香已壓酴醾倒。只愧寒梅無好枝。第水仙花初不  
在水中生。亟欲形容水字。却反成語病。

山谷云。野人採鄒花。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  
岸孤絕。處補陀山譯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亦不然。  
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茗溪漁隱曰。余閱華合。

論云。觀世音住居補怛洛迦。此云小白花樹山。觀世音菩  
薩居之。為諸菩薩說慈悲經。此山多有小白花。甚香。山谷  
所言。即此事也。

藝苑雜錄云。種竹者多用辰日。山谷所謂根須辰日種。第  
看上番成是也。又用臘月杜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月更  
須栽是也。非此。移之多不活。唯五月十三。古人謂之竹  
醉日。栽竹多茂盛。按筍譜云。民間說竹有生日。即五月十  
三日也。移竹宜用此日。或陰兩土。虛則鞭行。明年筍莖交  
出。故晏元獻詩云。再。渭濱族葉。空外姿。如能樂封植。



何必醉中移。宋景文詩云。除地墻陰植翠筠。織莖敗葉與  
貳新。賴逢醉日終無損。正似得全於酒人。黃元明詩云。夏  
栽醉竹餘千竹。春糞辰瓜滿百區。  
復翁謾錄云。諺云。是人眼裏有西施。又云。千里寄鵝毛。物  
狂人意重。皆諺語也。山谷取以為詩。故答公益春思云。草  
茅多奇士。蓬華有秀色。西施迹人眼。稱心最為得。謝適用  
惠紙云。千里鵝毛意不輕。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一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二

山谷下

荅溪漁隱曰。零陵郡澹山岩。秦周貞實之曰居。余往歲嘗  
遊之。因見李西臺黃太史詩刻。愛其詞翰。雙美。因搨墨本  
以飯。真佳玩也。西臺記。石刻漫滅九字。不可辨。因闕之。詩  
云。常思羽衣人。宅此岩崖傍。通大道。玄關掩中黃。古  
朴宮殿。偃亞松桂香。洞戶漏夕月。木鐸生。陽。盪齒上  
層巔。露井連曲房。斷壁橫廣幕。真石排吟。蟄痕鸞穴空。  
乳溜虬鱗張。清泉弄春。靈草經冬芳。自笑老倒容。誰  
刀圭霜。金版佩上籍。玉音歌洞章。夜杳立。絳節朝飛  
揚。咫尺仙路高。喧囂稅世忙。浮埃走車馬。奔迸多受揚。真  
地擁烟霞。根本無為鄉。不到久歎息。一來徒悲傷。但聽鏗  
華鐘。所<sup>心</sup>耳涼。太史詩二首。其一云。去城二十五里近。天



与隔断俗子塵春蛙秋蠅不到耳夏涼冬暖恣吾人岩中  
清磬僧定起洞口綠樹仙家春惜哉次山世未顯不得雄  
文鏡翠珉其二云澹山澹姓人安在徵君避秦亦不歸石  
門竹徑幾眇有瑤臺瓊室至今疑洞中明潔坐十客亦可  
呼樂醉舞衣閩州城南果何似永只澹巖天下稀  
不一居士云余嘗与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  
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頓高駢下至楷書丰陳  
造瓌等皆有之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  
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忽々  
不為尔吾溪漢隱曰本朝能書者有李西臺宋宣獻東坡  
謂李俗而宋寒殆是浪得名又謂建中書至可愛終可鄙  
至可鄙終不可棄余於西臺書不多見獨見其永州澹山  
岩詩清勁簡遠不減晉唐間人書則東坡之論有不然者

矣惟六一居士云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已後稱李西  
臺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為一眩之絕山谷云李西臺出  
群拔萃肥不剝肉如世間羨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則二  
公之論得之矣山谷因李君貺借示其袒西臺草聖并書  
賦詩云當耽高蹈翰墨場江南李氏浴下楊二人沒後數  
來者西臺惟有尚書郎篆科草聖凡幾家奄有漢魏跨兩  
唐紙摹石鏤見髣髴曾未得似君家藏側厘數幅水不及  
字體款傾墨猶濕明窓斐几開卷看坐客失床皆起立新  
春一色雷未聞何得龍蛇已驚蟄仲將伯美無後塵迺來  
此公下筆親使之早出見李衛不獨右軍能逼人山谷此  
詩許可如此真不虛羨矣余素未曾見宣獻書不知其果  
如何但山谷云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獻  
出耳能用徐李海書意莫年摠落在軍父子規模自成一



家當無遺恨矣。又其書清瘦，南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則坡谷之論異同如此。余每欲折衷之，以未見其書，故不欲耳。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論蔡君謨書，獨步當世。此為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少疎也。天資既高，又補以篤學，其獨步當世，互哉。近世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為明之。山谷云：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肅可愛。至於作草，自云：得籀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又云：頃年親廬堂碑摹本，竊恠盧永興名浮於實。及見回刻，方知永真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比來士大夫，惟荆公書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道。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為橫風疾雨之勢，至於不着繩尺，而有魏晉間風氣，不復髣髴。嘗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所謂毫髮無遺恨者。荆公嘗自言：

學濛書。東坡賦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秘。山谷云：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扶石，渴驥奔泉，以余視之，誠不虛語。如季海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如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扶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矣乃知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為良醫，誠然哉。季海莫年，乃更擅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蒲欐，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明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者。賦也。前朝翰林書王著筆，侍法圓勁，令所藏樂論，用與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毅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亦沈傳師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真復偃竒，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



不過如此。東坡蓋學徐浩書，山谷蓋學沈傳師書，皆青過於藍者。然二公深諱之。故東坡云：見歐陽文弼云：余書大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如此。世或謂似徐浩非也。山谷云：余比來極愛顏魯公書，暇之輒有其氣骨，而人以為殊未得其彷彿，寫我心耳。豈謂可衆目哉？二公當時自言如此。自今視之，人固不信也。山谷跋東坡書云：如華嶽三峯，卓然參昂，垂造化之鈺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固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士大夫學子瞻書，但卧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顏揚方駕，則未之有也。山谷自云：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孝。孝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繫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病在此，墨盡工，終不近也。六一居士言：石曼卿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

柳。東坡言：蘓子美兄弟書俱秀俊。山谷言：蘓才翁兄弟皆喜作大字，筆力豪壯。此三人亦近世能書者，恨未及見之。獨見子美所書岳陽樓碑，畫清瘦勁健，然乏凡韻。余不甚喜之。東坡云：近日米芾行書，五筆小草，亦頗有高韻。畫不逮古人，亦必傳於世也。山谷云：全掌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凡氣耳。秘閣續帖，劉元言笑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余居苕溪，閱畫言書多矣。晚年畫用筆固熟，然乏秀氣，殊不逮山谷之題評也。余今第取歐陽蘓黃之論，具若干篇。若古今諸家書評，世多有之，不復載之云。

苕溪漢隱曰：滄翁晚年再迂，宜州道出祁陽，草書精節詩四首，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者，其一也。栖々失群鳥，日



吳猶獨飛者其二也。昔歆居丙村，非為中。其它者其三也。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者其四也。並銳石于嘉會亭。余昔經由摹得墨本，愛其筆法之妙，自成一派。淳翁嘗言：元祐中，与子瞻、穆父、飯、宝梵僧舍，因作草数纸，子瞻賞之不已。穆父无一言，问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之蹟。庭坚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於石陽休家，諦觀数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後知穆公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今祈陽草聖，正是淳翁黔州以後作，誠佳絕也。東坡跋之云：墨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问此書如何。東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示云：然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藏真又有千字文真蹟，曰：蓄於江南李氏，紙尾有後主錯金書題云：懷素僧草聖，戴叔倫

詩云：詭形怪狀翻合互，誠哉是言。其後此真蹟又轉蓄於董令升家。紹興間，敝天上矣，桂林有此石刻。余嘗得摹本，因取古人書評，疏于後，見東坡於此書且褒且貶，深竊恠之。其言曰：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輩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虽所從得者異，不可考。然筆勢奕々，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与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為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為人儻易，本不求工，所能工如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万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道者邪。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点畫，然而意能自足，號稱神逸，此其廢之也。又其詩云：顛張醉素兩秃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更見王与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



抹青紅妖歌嫵舞眩兒童此其貶之也。至於涪翁則云。張  
長史書即官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草聖度諸家無轍迹  
可尋。懷素見顏尚書道張長史書意。初獨入筆墨三昧。懷  
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易作肥。勁難工。此硬兩人者。  
一代草書之冠冕也。詳味其言。真確論矣。然二人草聖之  
工。在當貶。已自李杜有歌詩推許之。不特後世也。謫仙贈  
懷素草書歌云。少年上人号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  
飛出北溟翼。筆鋒殺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醉  
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  
倚繩床。須臾掃尽数千張。飄風驟雨驚飒々。落花飞雪何  
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々如闻神鬼  
驚。眩々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  
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書影遍。王逸少張伯英古來

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今來萬  
變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少陵因殿中楊監見  
示張長史草書圖。賦詩云。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  
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凡生微緇。万里起古色。鐸々鳴玉  
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与筆力。有練實先書。臨  
池莫尽墨。俊拔為之主。吳年思轉極。未知張主後。誰並百代  
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筮筭。舒卷忘寢食。念  
昔揮毫端。不得覘酒德。

荅溪漁隱曰。山谷詩。雪裏過門多惡客。自注云。不飲者為  
惡客。出元次山集。余以元集檢尋其詩云。將船何處去。送  
客小回舟。有時逢惡客。還家示少酬。注云。非酒徒。即為惡  
客。山谷又一絕句云。破邛扶頭把一盃。灯前風味喚仍回。  
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閑携惡客來。



復齋謾錄云唐吳子華詩云暖溪魚遺子晴遊鹿引麋乃  
焙山峇詩何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麋所自苕溪  
溪隱曰山峇此詩乃是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  
茸非麋韻復齋誤矣

苕溪溪隱曰後山謂曹直作詩過於出奇誠哉是言也如  
和文潛贈無咎詩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王聖涂二亭  
歌絕去數沃之羅弓官于落羽洪玉父云魯直言羅者得  
落羽以翰官凡此之類出奇之過也

藝苑惟黃云宿規晉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變藩予  
不解此語變字不知作何訓掌讀老杜課伐木詩序云維  
條伊枚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則旅次于小安山  
有虎知禁變人屋壁列樹白菊鑊馬牆實以竹示武過為  
虎近此序所謂變人正得變府之人不知山峇用此意否

復齋謾錄云薄々酒云吾聞食人之肉可隨以鞭朴之戮  
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按老萊子妻云妾聞之可食  
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極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今先  
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々之所制也

山峇云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宀  
三國志焦先傳云居蝸牛序中意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為  
中郎將拉節盜關中兵會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菴序  
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菴字為有拋依苕溪漁隱曰廣韻  
云菴小草舍也菴々商果又菴羅果也集韻云菴々園屋  
曰菴或從艸菴菴菴菴艸名或作菴魯直以菴非屋不當  
從宀然與廣集二韻全不合始亦難用殊不知漢史從省  
又借用為菴字耳

藝苑惟黃云荆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於高木士女絃服



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楚俗謂之施鈎淫靡經謂之骨  
索古今藝術圖曰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矯者或云  
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然攷之字書則曰鞦韆  
繩戲也今其字從革實未嘗用革按王延壽作千秋賦正  
言此戲則古人謂之千秋或謂出自漢官祝壽詞也後人  
妄易其字為鞦韆而語復顛倒耳山谷詩未到清明先禁  
火還依柔下繫千秋又云穿花蹴踏千秋索挑菜嬉遊二  
月晴皆用千秋字蓋得其實也

荅溪漢隱曰杜牧之詩云萼紅半落平池晚曲渚飄成錦  
一張又云平生五色線願補素衣裳魯直皆用其語作詩  
云菰葉蘋花飛白鳥一張紅錦夕陽斜又云公有胸中五  
色線平生補袂用切深

藝苑惟黃云李濟翁資暇集云借々書籍云借一癡借二

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  
借人古語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後人更生其辭至於三四  
因訛為癡焉細素雜記載此二事云癡之與嗤其義略同  
或曰傭書者之誤予謂此二字皆非按唐韻云甌丑釗切  
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瓶則借書一瓶  
當用此字或又用鴿字者鴿夷亦盛酒器也所謂鴿夷滑  
稽腹大如壺日盛酒人復借沽蓋此物也山谷詩云願  
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鴿閑鏹魚莫惜借行千里他日還  
君一鴿然則借書一鴿用鴿字為勝

荅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  
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真以來一人而已  
矣此語蓋本呂居仁江西宗派圖叙而言叙云國朝歌詩  
之作或傳者多依效旧文未及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



振之抑揚反覆，兼衆體，以此也。

復翁謾錄云：荆公詠淮陰侯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坐師廣武。雖云晚計太踈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公送聖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万里餘。山谷黃雀詩：牛大岳天旦剖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須復行萬里，猶和塩梅傳說義。二詩使表譚更亦同。

許彥周詩話云：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更荆公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更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薄於德矣。東坡詩：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更當如此向背。

吾溪漢隱曰：魯直過平輿，懷李先詩：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題徐孺子祠堂詩：白屋可能無孺子，黃

堂不是欠陳蕃。二詩余意絕相似，蓋款知音者難得耳。

復翁謾錄云：豫章嘗自贊其真云：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白寫真詩耳。淡白云：已身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歎余兼尔，俱為未了人。吾溪漢隱曰：山谷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少陵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又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之類是也。故山谷云：司馬丞相驟登庸，詔用元老超群公。又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之類是也。近世凡俗諛甚，悉以文相呼，更不復知其字，曷敢形入詩句，必相顧而失色也。禮記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今不問其長幼，悉以文呼之，是不曾讀禮記，寧不羞乎。

復翁謾錄云：潘子真詩話言：霜威能折綿之句，余問山谷



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瘦肩，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略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乃知折綿之事，始於阮籍。瘦肩，吾用此耳。豈山谷偶忘之邪？

復翁謾錄云：東坡和山谷嘲小德末句云：但使伯仁長還，與紹秀家蓋伯仁乃紹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但使添丁長，終與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骨不相屬也。紹秀本伯仁父，後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工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工。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二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三

秦太虛

藝苑堆黃云：程公闢守會稽，游遊客烏館之蓬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自爾眷眷不能忘情，因賦長短句，所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是也。其詞極為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為山抹微雲君。中間有寒鴉萬點，流水遠，孤村之句，人皆以為少遊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遠，孤村中，游遊用此語也。予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乃知少遊詞玉籠金斗時熨沈香，南夫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處。曾溪漁隱曰：晁無咎云：少遊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遠，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其褒之如此，蓋不獨見



楊帝詩耳

復齋漫錄云水游游別蘓子由於斗野其作詩云古堞天連

馮荒祠木蔽牛不堪春解年更為晚停舟子由和云飲食

蓬蓬魚蟹封疆入斗牛予觀其意上句取杜詩青亦笋迎

舡出月夕江魚入饌來下句取庚蘭成路已分於湘漢星

猶看於斗牛也

復齋漫錄云少游游為千秋歲世尤稱之秦既沒藤州晁無

外嘗和其韻以吊之云江頭死外常記春朝退老騎軋鳴

河碎河齋謳雲遠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藉草猶相對

洒涕誰能會醉卧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

觀英遊改重感槩驚濤自卷珠沈海中云醉卧藤陰蓋者

少遊游臨終作詞所謂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无啓

用之山谷守當塗月郭切甫寓焉日過山谷論文一日山

谷云少游千秋歲詩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

切甫連季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未有以却之次海

目切甫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尋得一海字韻

切甫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切甫不論

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

許景周詩話云黃魯直愛与郭切甫戲謔嘲調雖不當尺

信至如曰公作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於李

詩者不可不知也

苕溪漁隱曰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峰一隔變炎涼猶喜重

來飯積香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国號香積以衆香

鉢盈滿香飯悉飽衆會故令僧舍厨名香積二字不可顛

倒也木虛乃遷就押韻殊不成語小詞云落紅鋪徑水平

池弄晴小雨霏々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用小杜詩



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押花人。春日云。却憇小庭終  
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語固佳矣。才恐無此理。香後譜云。  
香中尤忘麝。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令騎香氣數里。逆  
於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瓜一蒂不獲。然則海  
棠花下。豈應麝香可賦乎。同子瞻端午日遊寺寺之雙溪  
貫城郭。暝色帶孤禽。用老杜秦中紀行詩。暝色帶遠客之  
語。

許彥周詩話云。元撰作樹萱錄。載有人入未差墓中。見白  
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  
最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領寬袍瀛酒中。江  
頭蕭散作閑人。悲有意催林葉落。月無情下水風濱。嗟乎  
若數君子者。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為鬼耶。殊不可曉也。若  
以為元撰自造此詩。則數公之詩。尚可庶幾。而少陵四句

非元所能道也。若溪漢隱曰。余閱淮海後集。秦少遊有秋  
與九首。皆擬古人。如韓退之李賀杜牧白居易李太白杜  
子美玉川子孟郊常應物內。擬子美詩云。紫領寬袍瀛酒  
中。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催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  
車馬憧々誰道義。市朝袞々共埃塵。覓錢稚子啼紅頰。不  
信山翁篋笥貧。前四句與樹萱錄同。竟誰作邪。

持說雋永云。秦湛處度為韓膺胄作枝巢詩。建炎間在會  
稽。一日語仍云。先得兩句。大勝商山老。同居一木奴。未知  
後成篇否。若溪漢隱曰。玄佐錄云。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  
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蓋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  
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人。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  
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為人摘耳。處  
度此詩。殊不善用事。此但言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烏得便



謂之高山老，每橋有二老人，亦烏得謂之同居也。若東坡  
洞庭春色賦云：吾聞橋中之樂不減高山，豈霜餘之不食  
而四老人者，遊戲於其間，謝無逸詠橋詩云：巴印清霜後，  
獨餘兩大橋。一朝剖而食，曰老攸然出，乃知避世士，退藏  
務深密，皆善用事，無疵病可指擿也。

陳復常

復翁謾錄云：書當快意讀易，若有人期不來，世事相  
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其後又寄黃克前四句云：俗  
子推不去，可人廢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蓋無已  
得意，故兩見之。

復翁謾錄云：晁無咎貶王山過彭門而无已廢居里中，無  
咎出小鬟舞梁州以佐酒，无已作木蘭花云：娉令裊令，芍  
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到，即邊。若已知金尊玉酒，勸

我花前，千萬壽。莫令休令，白髮簪花各自羞。无已云：人疑  
宋開府，鉄心石腸，及為梅花賦，清馥艷發，殆不類其為人。  
無已清通，雖鉄心石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辭清馥艷發，過  
於梅花賦矣。茗溪漢隱曰：乙酉歲，余歸茗溪，方獲復齋謾  
錄，見无已小詞，因筆之。

茗溪漁隱曰：復常絕句云：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  
已疲。与澠公進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  
相合，豈偶然邪。

復翁謾錄云：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為人，或縷金箔，  
帖屏風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无已立春詩：巧  
勝向人真，奈老衰顏從俗，不亘新，更覓其工。茗溪漢隱曰：  
余閱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剪綵為人，或縷剪金箔為  
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髻所云止此，即无像人入新年，形



容改新九字復翁以无已詩衰顏從俗不且新之句遂牽合撰此九字亦証甚矣

文昌雜錄云立春日賜三省官采勝各有羗謝于柴宸殿門杜臺婦說正月七日為人日家々剪綵或縷金箔為人形引釋名華象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止等一人著之則勝又引賈克李夫人典誠曰每見時人月旦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也今俗用立春日亦近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縷金刻繒加飾珠翠或以金銀窮極工巧交相遺問馬

許彥周詩話云無已賦宗室不盡詩勝王蛟蟻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辭丘園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近世詩人莫及

苕溪漁隱曰寄送定州種尚書云杜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作兜牟齊武帝戲周盤龍曰貂蟬何如兜鞬對曰貂蟬生於兜鞬履常反用此事意言種公之才李不當臨邊也然頗放出於禁林古人以為義談履常之言非也

苕溪漁隱曰杜牧之早鴈云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六一居士汴河聞雁云野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皆言出怨羈旅聞雁生愁思至後山則不然但云遠道勤相喚羈懷誤作愁則金不陷繫也

復翁謾錄云漢臯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雁之更無色接續宜有影相隨當時號為鮑孤雁凡物有色而孤者皆然何独雁乎然予觀司馬文正詩話乃謂當為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雁詩所謂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边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雁而張



君所記不同而詞意亦非前句可及當以張君所記為失也

### 晁無咎

復齋謾錄云無咎評本朝樂章不見諸集今錄于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色甘州云漸霜風淒慘開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問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陷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不及

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遊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遠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語苕溪漁隱曰無咎稱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也無咎稱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自今視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子耳少遊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過譽也

苕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謂晏叔原工詞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愧六朝宮掖賦无咎評樂章乃以為元獻詞誤也元獻詞謂之珠玉集叔原詞謂之樂府補亡集此兩句在補亡集中金篇云綵袖慙勤捧玉鐘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剗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  
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閑宴曲江勝中一名士  
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弊精神慘怛與同之宴所  
曰表才願預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  
謙念奴為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才  
歌衆皆西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走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  
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色日熾流靡之變日繁已有  
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漢  
父箏詞不可徧舉五代于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  
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  
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  
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色  
作新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辭語塵下

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  
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  
李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  
茸之詩余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側而歌  
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  
所謂聲々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入聲韻玉樓  
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  
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  
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  
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  
之又晏若元鋪叙賀若少典重秦即專王情致而少故實  
譬言如貧家養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黃即尚故實而多  
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吾溪漁隱曰易安歷評



諸公歌詞皆指擿其短无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  
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羣兒  
愚那用故謗傷虵蟻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為此輩發也  
東臯雜錄云予昔為太孛生暇日游西池過道者院池上  
壁間見東坡題詩云下馬逢佳客携壺傍小池清凡亂荷  
葉細雨出莫兒并好能冰齒茶茸不上眉歸途更蕭瑟真  
箇解催詩後有諸公和獨記無咎一聯云兩園鳩逐婦風  
徑燕將兒亦佳句也

復翁謾錄云元晝己未廖明略晁無咎同科明略所遊田  
氏者姝麗也一日明略邀无咎晨過田氏田氏處起對鑑  
理髮且吟且語草、粧掠以与客對无咎以明略故有意  
而莫傳也因為下水船一閣之上客驃駒至鵲喚銀屏睡  
起困倚粧臺盈々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盤玉指巫山

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木斜領花交鏡裏淡拂鉛華  
匆匆自整羅綺欵眉翠雖有惜惜意不作江邊解佩

張右史

復翁謾錄云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  
西蓋用庾士元送楊中丞和雷詩耳庾詩云河陽飛鳥外  
雪嶺大荒西

復翁謾錄云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  
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淑遂造物應須日午變文潛用  
其意別為一詩云南風靡々麥花落豆田漠々初壘角山  
邊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々蠶簇寒蠶婦  
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茗溪漁隱曰夜凉江海近天闊斗牛微張右史集中佳句  
也備成集亦有之蓋誤收入非東坡所作李太白曰有云天



清一雁遠文潛有云天形一鴈高二句俱工夫易分優劣也

金石錄云唐昭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為文刻石於昭陵又琢石像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為贊刻之皆歐陽詢八分書世以為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耳茗溪漢隱曰文潛有昭陵六馬詩云天將刻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閑騰馳不及視山立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擾々万鴛駘秦王龍鳳姿奠鳥不足摧膏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區々數豎子結取如提孩手持掃天帚六合無塵埃銀雞濟大業一一非常材惟時六驥足衛與衛陪功成銜鸞牧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

溪堂居士

復翁謾錄云无逸嘗於黃州関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詞云杏花村裏酒旗風煙重々水溶々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燈籠粉香融淡眉峰記得年々相見畫屏中只有関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者必索筆於館卒々頗以為苦因以泥塗之

復翁謾錄云晉許遜為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為害旌陽與其徒吳猛伏劍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之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在也無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堦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舁來老蛟穴揅定三江不沸騰切勿搖撼坤軸裂蒼苔包裹鱗皴皮我欲摩挲肘屢掣旌陽挈家上天去只留千丈應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袖往橫山打



狂虜

張芸叟

復翁覆錄云。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春服乍成。酸醅乍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聞見。難可著摸。石延年之詩。如飢鷹夜歸。巖木春折。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无利鈍。梅聖俞之詩。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見之。不覓屈膝。郭功甫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芸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記。芸叟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則東坡蓋不以善詩。芸叟邪。

若溪漢隱曰。西清詩話。蔡百祐條所撰也。已嘗行於世。余舊錄得百祐所作詩評。今列于此云。柳子厚詩。雄深簡遠。

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覓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与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處高廟。動成法言。恨終欠風韻。黃大史詩。妙脫蹊逕。言律鬼神。唯胸中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隨在玄妙窟裏。東坡公詩。天才宏放。亘与日月争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尽。萬斛泉源。未為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滑稽。故罕逢蘊藉。韋蘓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有野態。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蘓小維義。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晴時作。喬梁間人。躡蹻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



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麗疎與柳則詩若捕龍蛇搏  
虎豹悉与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詩許昌詩天分有  
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人意如正若翁泰時復咀嚼自佳  
王再入甫詩雖乏風骨一番去清新去方似李語小兒酷令  
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盡手  
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夙調高華片言俗有類新  
及弟少年畧无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款也右此十  
回公皆吾平生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晉心既久故閑得  
以談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玉映則又有不得而知  
也已

王仲至

復翁謾錄云仲至與少游謁恭敏李公飯于閑燕堂而席  
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酒暫回春觀已聞壁月

瓊枝句更看朝雲莫雨人觀老愧江粧鬢曲妙喜逢嘉客

放懷新觀天明又出桃源去仙境何時再問津觀

復翁謾錄云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序

一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

上海棠洲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張天覺

復翁謾錄云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之雀可羅  
 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  
 少詩固嘗云屋可占烏魯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  
 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  
 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  
 語前輩不以為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若溪漢隱  
 曰東坡有云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亦佳對也  
 若溪漢隱曰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洪  
 竟範有禁齋此三書皆論詩也聖俞金針詩格云詩有內  
 外意外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意含蓋方入詩  
 格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凡微燕雀高旌旗喻號令日



暖喻明時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臣奉行也  
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  
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鳥屿分諸國星河共一天言  
明君理化一統也天竟律詩梧辨諷刺云諷刺則不可怒  
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若廟堂生莽草草巖谷死伊周之類也  
未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用也沙鳥晴飛遠漁  
國家亦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用也沙鳥晴飛遠漁  
人夜唱閑沙鳥晴飛遠喻小人見用漢人比君子夜不明  
之象言君子如昏亂朝退而樂道也芳草有情皆礙馬好  
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馬喻勢利之輩雲喻諂佞之  
臣樓比鈞衡之地若此之類可為言近而意深不失風騷  
之體也其說數十悉皆類此竟竟範禁腐云杜子美詩言山  
間野外事意在譏刺風俗如三絕句曰秋樹馨香倚鈞磬

斬新花葉未應飛言後進慕貴可采觀也不如醉裏風吹  
盡可忍醒時雨打稀言其恩重材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  
受恩眷時雨比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門外鷓鴣久  
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  
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言君子蒙以養正瑾  
瑜匿瑕山藪藏疾不發其惡而小人未革面諂諛不知媿  
恥也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  
布窘至從噴不出迎言唯守道為歲寒也前輩多法其意  
作之如韓稚圭詩曰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  
又樂持正詩曰風搖熟果時閑落雨滴餘花亦自香亦以  
雨比天恩也桔槔比宰相功業之就已退閑矣時公在相  
州作熟菓比大臣黜落時公在安州竟竟範舊遊天竟之門  
宜其論詩之相似也余謂論詩若此皆非知詩者善乎山



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真。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々。皆有所託。如世間高度隱語者。則詩委地矣。

唐子西

苕溪漢隱曰。上張天竟內前行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此語善於叙事。質而不俚。又云。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sup>米</sup>僅四錢。此語善於諷諭。當而有理。皆可法也。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重之清。柳禪暮歸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語意俱新。苕溪漢隱曰。晚春云。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鯉魚風。用李賀江樓曲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子西有云。素知行路惡。敢厭在家貧。樂夫有之。始知為客者。

不及在家貧。二聯語意絕相類。並佳句也。

復齋謾錄云。辨蜀論云。自頃諸公論議。頗以蜀人為疑。苟可以防閑沮遏。無不為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豈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宋度。建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主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高。王審。知高。李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其大略如此。余後因讀外史。擣杵見代時。後唐魏王伐蜀之後。朝廷頗疑蜀人。凡有勢力貨產之族。悉令遣人洛。隱士張立為詩以諷。曰。朝廷不用憂巴俗。祇稱霸。何曾是蜀人。乃知子西用其意。凡子西數百言。而立以



十四字尽之可謂簡而當矣

復翁謾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祭豢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  
秦惠主謀伐蜀刻石五牛置其後紹蜀人云能糞金蜀王  
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於成都秦因遣張  
儀隨石牛以入遂棄蜀焉此事尤近証蜀人吳師孟醇翁  
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奇騰怪可刪修爭奈常情勝謬悠  
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方重山勢隨坤順一  
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據徑違世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  
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韓子蒼

詩說雋永云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置子蒼其間韓不悅  
而蘇黃門初見韓詩自之恍然再見諸先義也若溪漁隱

曰予閱東坡集有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云唐朝文士例  
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再見儲先  
義

復翁謾錄云子蒼言作詩文當得人印可乃自不疑所以  
前輩汲々於求知也

復翁謾錄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  
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  
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館中上元遊夜葆真宮  
觀燈詩之開卷裴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如共  
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蘓詩為李益何耶然蘓  
意乃取梁朱超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若溪漁隱曰東坡續麗人行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  
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深香亭沈北



百花香美人睡起落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盡工欲盡無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嫣然陽城下蔡俱凡靡子蒼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之睡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綠底背斜陽若教轉眄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終不及坡之偉麗也

復翁謾錄云坡日休謝人送酒云門巷寂寥空紫苔先生應酒解醒盃醉中不得相親向故遣青州從事來子蒼謝信守連鵬奉送酒云上饒籍甚文章守曾共紫微花下盃鈴閣畫閑思老病故教從事送春來意思頗同當有辨其優劣者

詩說雋永云王咸平黼為校書郎日嘗夢龍降其室故子蒼作咸平生日詩云昔年親擢校書郎夜夢蒼龍繞屋梁異事那知今日應六龍深駐載賡堂又云已向叢霄侍在宸

竭來端為付經綸不須更說人間品曾是仙宮第一人

王和 固陵御製詩云君王猶記褚嘉卿即其事也

復翁謾錄云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湖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孫叔向有任昭應溫泉詩云一道泉回繞御溝先皇曾向此中遊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又用孫語也若漢漁德曰余以陵陽集閱之子蒼十絕為葛亞卿作皆別離之詞必與卿與一娼別子蒼代賦此詩其詩云妾願為雲逐畫檣君言十日看歸航以此可知也又云初合雙鬟觸事離筵酌酒強羞回頭縱言眼軟偏饒淚莫道心癢不解愁亦佳句也徐師川跋云夏木陰々欲放船黃鸝啼了落花天十詩盡說人間事



付與風流葛稚川

蒼溪漢隱曰子蒼題明皇上馬圖云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樓前待貴妃尚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々余舊觀蔡天啓集々中亦有此詩竟誰作耶

復有覆錦云李欵高老有建除躰贈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寧分寧縣時也子蒼有和李上舍冬日詩最為世所推故高老有黃葉之句全篇云北風吹日晝多陰日昏擁堦黃葉深倦鶻遠枝鬪凍影飛鴻摩月隨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顧藉微官少年事病來那復一分心

蒼溪漢隱曰鄭谷等共定今躰詩格一進一退韻如李師中送唐介七言八句詩是也子蒼於五言八句近躰詩亦

用此括其詩之盜賊猶如此蒼生困未獲今年起安石木用哭包胥子去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鬢衰白盡瘦地日携鉏蓋蘓夫在十虞字韻胥鉏在九奠字韻詩說雋永云子蒼和人詩云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粘菓上亦竿為溪漢隱曰余躡躑鈴選四十載拙固有之負亦亘然每以子雲自况屢哦此一聯真余著題詩也以陵陽集偏尋無之因足成一章云執戟老人雙鬢斑陸沈三世不遷官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粘菓上亦竿郡豈有蒲萄博名郡空餘首籍上朝盤榮華氣象無絲許正坐平骨相寒

蒼溪漢隱曰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記近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宮裏近題記先以示子蒼子蒼為改兩字云白玉堂深曾草詔水精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蓋句中有眼也



晉溪漁隱曰子蒼謝人寄茶筓子詩之看君眉宇真龍種  
猶解橫身戰雪濤盧駿元亦有此詩之到底此君高韻在  
清風兩腋為渠生皆善賦詠者然盧優於韓

陳去非

若溪漁隱曰非舊有詩之風流正望真吾事籌策廟堂非  
所知其後登政府無所建明卒如其言九日詞云九日登  
臨有故常隨晴隨雨一傳觴用遠之淮西碑欲事故常之  
語又憶浴中舊遊詞云憶昔午橋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  
長溝流月去無色杏花疎影吹笛到天明此數語豪奇康  
簡齋集後載數詞惟此詞為優  
詩說雋永云京師徐真宮垂楊映沼有山林之趣去非將  
罷尚符璽日題其池亭云聊將兩鬢蓬起照个文鏡微波  
喜搖人小立待其定

晉溪漁隱曰去非詩云一官成一集尽付古沙頭盖用王  
筠事而揚大年亦如此南史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  
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  
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本朝名臣傳楊億為文每官成  
一集所著括蒼武夷頴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薛榮冠黿  
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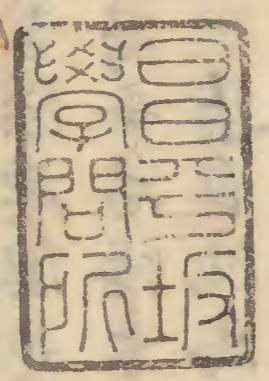
四六談塵云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  
宅大憂有以宅愛為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  
又以為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矧君臣相與  
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周明老

復齋漫錄云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  
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疲牛綠野



深又見明老詩。葉之疾風甚。雨悲游子。峻嶺崇岡。非故鄉。  
首溪漁隱曰。余亦云。飛絮落花春向晚。疾風甚。雨暮生寒。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深又見明老詩' and '首溪漁隱曰']*



